



品繁花滋味 观百态人生

——读金宇澄小说《繁花》

评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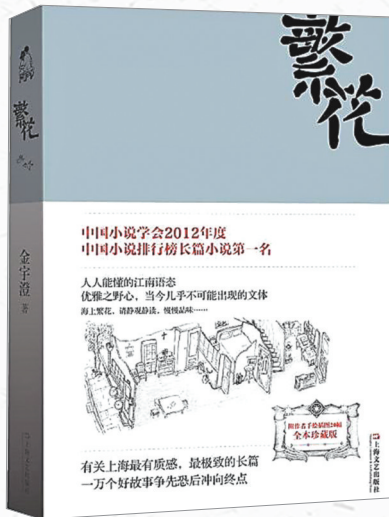
■黄伟兴

长篇小说《繁花》出自上海作家金宇澄之手,曾获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、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。《繁花》带有独特的上海地域性,描绘的是作者记忆中繁华与市井同行的上海风貌。小说始于10岁的阿宝,到中年的小毛去世结束,聚焦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往事。

小说的书名独具意义,金宇澄对此的解释是:“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,好比树上闪烁的小灯,这个亮起那个暗下,是这种味道。”这正好契合书中的人物,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脚踏实地的普通人,有成功时的辉煌灿烂,也有失败时的黯然失色,你方唱罢我登场,繁花有时,落花有时。

书中独具一格的语言表达是最大的亮点,作者凝练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,将上海方言(吴语)和普通话精确融入雅致的行文之中。他描绘了莫干山路、拉德公寓、大白鸣钟的人情世态,也塑造了各个阶层背景的饱满人物形象,令《繁花》展露出独特的上海气质。

《繁花》的开篇,就提到了王家卫的电影《阿飞正传》:“独上阁楼,最好是夜里。《阿飞正传》



结尾,梁朝伟骑马觅马,英雄暗老,电灯下面数钞票,数清一沓,放进西装内袋……”似乎十年前就与现今同名热播剧《繁花》梦幻联动。金宇澄除了善用方言,他还拥有古典的底蕴和高超的语言掌控力,从行文中可以发现书中使用了大量的短句,常用句号、逗号分隔,少作铺陈,讲究叙述和表达的节奏,段落由大块文章构成。像是由点到线,再到面,使得小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,让语言具有阅读的新鲜感和生动的画面感。

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“不响”一词,全书用了上千个“不响”。不响,在书里就是默不作声的意思。文艺评论家许子东认为“不

响”,是属于上海人的“一句顶一万句”。它意味悠长,宛如一种沉默的留白,犹有万钧之力。作者塑造了阿宝、沪生、小毛、雪芝、梅瑞一干上海男女形象,他们绝大部分埋在世俗的欲望之中,只有阿宝是一股清流。阿宝有着上海男人的细腻真挚和派头,他保持清醒,坚守底线,是个不声不响的男人。同时,阿宝温柔体贴,无时无刻不在关照身边的朋友,可似乎只有在屋顶上陪他看风景的小女孩蓓蒂才懂得他的孤独。有人说作者笔下的阿宝是中国小说中少有的真正绅士,他虽身处浮华世界,却给书中的世界增添了几分优雅和浪漫,余味无穷。

知名教授、作家毛尖曾言:“金宇澄重新发明了上海。”作者用陌生化的语言,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上海的认知,他让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“繁花”的模样。有读者曾说:“看罢最后一页,像是过完了一生。”小说《繁花》充满浓郁的上海腔调,描绘了风云变幻、社会变迁下的芸芸众生相,更是提供了一个让全世界了解上海文化和上海人的观察窗口。金宇澄用鲜活跃动的文字,以细致入微的笔触,书写了过去,关照了现实,既酝酿出上海的各色滋味,也绘制出繁花般起起落落的百态人生。



时间

城市书房

■刘强

我是在街头闲逛时初识这间城市书房的。一间精致的小屋,外墙上画着曼妙的漫画,蓝天白云下,树木葱绿,鲜花绽放,一名小学生正在捧读书本;漫画边缘有一个圆形读书会的标识,上有“读书成就梦想、知识点亮人生”的标语。书屋的正上方,写着“花语书香——城市自助书房”几个大字。

花语书香,这个词太好了,我暗暗赞叹。花语,是用花来表达人的语言;书香,是阅读过程中的曼妙体验。花,姹紫嫣红,柔软心灵,妆饰人间。花开,给人以希望,给人以愉悦,没有人不喜欢花。书,是人类文明的果实,进步的阶梯,城市书房是钢筋混凝土世界里的一瓣芳香、一个温暖的文化符号。在这座城市里,把花语与书香并论,并以此为城市书房命名,该是多么浪漫的事啊。

要进入这间书房手续非常简单,只要刷一下证件或借书卡即可。书房并不大,大约20平方米,里面陈列两千多册各种类型的图书,少儿读物、励志故事、职场课堂、古典名著等林林总总,应有尽有,适合各个年龄层次、不同品位的读者分类阅读。书房里配有长桌、长凳,可以容纳十几名读者同时阅读,借书还书实现了全自动管理,非常便捷。

我取了一本散文集坐下来阅读。旁边有一个小女孩问妈妈:“妈妈,为什么这间书房叫‘花语书香’啊?”“因为你们是祖国的花朵,只有多读书,努力学习才能结出沉甸甸的果实呀。”妈妈充满智慧的回答让小女孩笑得可爱,于是认认真真地看书了。

临近傍晚,在我起身欲离开时,看到书房的一角挂有一本《读者留言册》。随手翻看,有的读者写道“这里就是我的书房”,有的读者写道“在这里我仿佛闻到了花香,与书香一样迷人、美好”,还有读者写道“书店让我远离了网络游戏”……这些或稚嫩或苍劲的文字,激起一股股暖流涌遍我全身。

高楼大厦与宽阔马路并存的城市,也生有千树繁花;车水马龙、行色匆匆的喧嚣里,也藏着万卷书香。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,传递给更多人,城市书房与其他公共文化一道成为影响城市的力量。我们以琅琅书声,来消融风雨、净化心灵;我们用盈盈书香,来汲取力量、收获未来。

花语与书香,一样令人沉醉。城市书房,是城市的灵魂。



悦读

■杜明芬

当寒冬的雪落在空旷的田野时,我开始给春天写一封长长的信。桌上烹雪煮茶,信里邀约故人。之后在茶烟缭绕里遇见文字的温暖。期待遇见川端康成的海棠,也期待遇见三毛的故乡……

雪里光阴闲适安逸,便煮上一壶红茶,于茶香雪色中寻找简单朴素,于漫漫书卷里找寻欣喜深情。偶然读得丰子恺先生的《活着本来单纯》,便想做那个如丰子恺先生般可爱的人。如果老了,也一定要有趣。如果老了,也一定要心有柔软。懂得通透的世间万象,也更加懂得赤子之心的可贵。活着本来单纯,多好的一句话啊!我们本来都是单纯的人,世事本来也很单纯。你看花开是什么样子,那开花就是什么样子;你听水流是什么声音,那流水就是你听到的声音。孩子很单纯,做个如孩子般的人一样也很

烹雪煮茶读书时

单纯。生活很单纯啊,朴素简单而又美丽高贵,平平淡淡而又轰轰烈烈!

也遇到了雪小禅,听见了那些清雅文字里的低吟和美好。松风停云处,荷樵听琴语。一个人独处时,餐霞、卧雪、兰亭、盘谷、静幽,岂不美哉!她说:“我只向美好的事物低头。”而世间的事物哪样不美?所有事物都有它的美,或野,或寂,或幽,或灵……看云南白云很独特,听苏州评弹很优雅,品陈年老茶很有味,养在家里的翡翠菖蒲,长在深山里的火红杜鹃,哪样不美?看她的文章,清凉入骨,直入内心。“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,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。”多美的句子啊,多美的心境啊!每个人的心里都长了一丛青苔,只需洒下三两点雨,日子便会疏朗清宁起来。我也喜欢向美好的事物低头,如那一池不胜凉风的娇羞。

还看见了白落梅,遇见了她笔下的《一剪宋朝的时光》。流年寂

寞,唯文字,知心解意。那些缠绵了宋朝的诗词仿佛本身就带着深情,煮一句“欲黄昏,雨打梨花深闭门”,便可看见痴心不悔,默默等待的女子敲醒了心门。吟一句“舞低杨柳楼心月,歌尽桃花扇底风”,脑海里又似乎浮现了晏几道与歌女的互相倾慕和各自欢喜。我是喜欢词的,尤其是带着故事的宋词。那些词句本身就很容易就让人生情。耳边的一缕风,手边的一朵花,桌边的一壶茶,远处的一座山,甚至是微小的尘埃都被宋词的朦胧氤氲着,增添了优雅的气息。如此,生活若无词,岂不少了许多的欢喜?

茶雪生香,书色作笔,冬天也变得有趣!你看,活着本来就单纯。你看,生活处处皆是美好。你看,所有光阴都是旖旎的诗行。“我有明珠一颗,久被尘劳关锁。而今尘尽光生,照破青山万朵。”你看,山河里花开万朵,花香处书似故人!